



# 学生戏剧节

## 演绎“戏剧之城”未来篇

记者 胡春萌



### 青春表达

#### 尝试戏剧舞台上的更多可能

在光华剧院的舞台上,首都师范大学话剧团带来的《天之骄子》以其恢弘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人性探讨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作为今年天津大学生戏剧节“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的开幕剧,这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唐烨、韩清等全程指导的剧目,将三国时期曹氏兄弟的权力纷争与人生抉择搬上校园舞台,展现了青年一代对经典作品的独特诠释。

在剧目创作上,首都师范大学版《天之骄子》以北京人艺经典剧本为蓝本,由非科班学生演员倾情演绎。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将自身学科背景融入角色理解,赋予人物鲜明特色与年轻化表达,为天津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剧体验。舞美设计上,学生团队发挥专业特长,通过电脑设计结合3D打印技术,实现复杂道具的轻量化与便携化,既还原剧情所需厚重感,又体现高效创新的制作理念。

天津大学生戏剧节作为天津戏剧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构建起覆盖全市56所高校及部分中学的立体化美育实践平台。本届大学生戏剧节设立剧目征集展演、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专业戏剧观摩、校园戏剧工作坊等多元活动。同期启动的天津银行·2025天津戏剧节暨首届天津中小学校园戏剧节面向全市征集作品,为中小学生们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戏剧艺术交流平台。经过各学校征集评选,组委会共收到大学

生作品73部,中小学生作品114部,目前评委会已完成对所有作品的视频复评,下一步将开展线上线下终评展演。

在众多参选作品中,有很多原创作品颇具新意,其中,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原创肢体小品《骂鸭》给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以其荒诞幽默的寓言风格和融合戏曲、现代肢体剧的表演语言,展现了对传统故事的创新演绎。这部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作品,通过皮影戏、街舞、拉丁舞等多元艺术的融合,将“偷鸭遭报应”的故事升华为对“贪婪”与“侥幸”的深刻讽刺。

“我们搭建这个平台,是期望让青年学子互相观摩、交流,从而提升他们的鉴赏力和文化自信。”北方演艺集团艺术生产中心副主任、学生戏剧节负责人郑淋在采访中表示,本届大学生戏剧节首次设立“京津冀校园戏剧邀请展”特色板块,正是为了打破地域界限,汇聚三地高校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形成美育资源共享、艺术人才共育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而首次增设的天津中小学校园戏剧节,则旨在为孩子们搭建更广阔的展示舞台,让戏剧的种子在更早的年龄生根发芽,郑淋解释:“在前两届天津市大学生戏剧节举办时,就有不少中学积极报名参与活动,一些中学还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比如滨海新区的紫云中学等,这充分显示出天津深厚的戏剧基础。所以今年,我们在进行大学生戏剧节的组织工作时,就希望扩大戏剧节参与人群的范围,要囊括大中小学生。但是毕竟大学生跟中小学生在时间、精力、能力上会稍微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需要分层、分别组织活动,同时举办第三届天津大学生戏剧节和首届天津中小学校园戏剧节。”

郑淋在采访中多次强调,学生戏剧节最珍贵的特质在于“未被‘专业化’‘商业化’规训的创造力”。她认为,年轻创作者更应关注当下的生活,那些从课堂里长出的故事,在宿舍对话中诞生的台词,才是真正属于学生们的戏剧语言,“他们不必考虑市场风向,这种创作自由反而催生了最本真的艺术表达。”

### 戏剧教育

#### 塑造人格的“另一所大学”

“戏剧教育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演戏,更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感受和共情的能力。”《天之骄子》中曹植扮演者、首都师范大学学生

天津,被誉为“戏曲大码头”“中国话剧摇篮”“曲艺之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戏剧之城”。如今,这座浸润着戏剧传统的城市,正在为戏剧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写下崭新篇章。

正在举办的2025天津戏剧节暨第三届天津大学生戏剧节和首届天津中小学校园戏剧节,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一次关于美育、文化与城市未来的深度对话。



和瑞博坦言,戏剧让他能够跳出自己的人生框架,体验不同的人生角色,这种体验对他的个人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正是戏剧教育独特魅力的体现,它不仅是表演艺术,更是一种人格教育、生命教育。

谈及此次参演《天之骄子》的收获,和瑞博说:“在排练的日子里,我收获了无数难忘的瞬间。演出团队克服了重重挑战,从道具组装到舞台搭建,再到最后的合成调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坚持。面对困难时,大家始终团结一心、永不放弃,这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更让我们懂得了友谊的真谛——它是在并肩作战中绽放的光芒。”

首都师范大学版《天之骄子》是首都师范大学携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展的共建剧目。在排演过程中,北京人艺派出以导演、演员、舞美等组成的70余人的专业艺术团队,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参演团队进行了全程指导、支持和帮助。作为首都师范大学话剧院导演,程明从《天之骄子》首轮排练起便全程参与。她回忆,首次与唐烨导演交流时,团队因缺乏古装戏经验而倍感压力。“唐烨导演告诉我们,曹氏三兄弟的年龄与你们相仿,年轻人自有独特的诠释方式。”这一理念成为创作核心。从剧本研读、角色分配到舞台合成,北京人艺的老师们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甚至将服装、道具等资源直接共享给校园剧团。

作为非科班团队,演员们面临台词、身段等多重考验。程明提到,历史学院同学为角色背景提供学术支持,文学院学生则通过诗文解析帮助演员理解人物关系。例如,在排演曹植悼念王粲的片段时,演员们因深入研读祭文而真情流露,甚至有人当场落泪。曹操的扮演者自幼学习戏曲,程明特别提到其带来的专业指导:“他邀请戏曲演员为团队设计身段,让古装戏的表演更具仪式感。”这种跨专业融合,既保留了经典剧作的厚重感,又注入了青春活力。

程明认为,戏剧教育对大学生成长至关重要。她观察到,许多内向的演员通过排练逐渐打开心扉,甚至在生活中变得更加自信。“戏剧是团队协作的艺术,从编剧到演员,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倾听与表达。这种经历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审美能力,更增强了沟通与抗压能力。”

此次赴津演出是话剧团首次完整剧目异地展演,程明坦言,初期因缺乏合成经验而手

忙脚乱,但组委会的包容与支持让团队迅速适应。她表示,此次大学生戏剧节为三地学生提供了交流平台,而天津作为“戏剧之城”的文化底蕴,更让师生们感受到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首都师范大学团委书记王海认为,校园剧团的建设和发展活动,已成为学校“生命体验、生命教育、集体荣誉感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提升及个人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平台。戏剧教育对学生的心理建设具有显著成效。部分存在心理困扰的学生通过参与话剧团活动,在完成剧目创作并登台表演后,不仅建立了自信心,更重塑了心理支持系统,实现了心态的锻炼与释放。剧团学生普遍展现出对集体和舞台艺术的热爱,这种专注与投入的创作态度会自然迁移至学习与生活中,为个人成长注入持续的正向动能。

郑淋谈及此次戏剧节参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由中学生独立编导,内容以课本故事为蓝本,通过研究历史背景、延展故事情节、设计道具布景,学生完成了从文本到舞台的二次创作;还有许多学校将校史或本地名人故事改编为剧目,既传承了文化,又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郑淋表示:“戏剧教育通过排演作品,让学生们深刻理解社会背景、人物心理,这种主动的探索和创造过程,远比单向的讲座或报告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德育和美育效果。”

### 戏聚天津

#### 传承“戏剧之城”的文化基因

天津的戏剧教育基因可追溯至20世纪初,李叔同先生将现代戏剧引入中国,奠定了天津作为“中国话剧摇篮”的地位。随后,在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倡导下,南开学校的学生排演了大量话剧作品,张伯苓先生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

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丑、老生等,如果在戏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

南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佳指出:张伯苓先生把戏剧当作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这种“以戏育人”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天津的戏剧文化氛围。南开学校不仅是中国话剧的摇篮,也是京剧海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张彭春先生作为南开校友,曾担任梅兰芳剧团总导演,成功将京剧推向美国舞台,为中国戏曲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刘佳认为,“这种‘用艺术传播中国声音,以艺术互鉴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成功实践,是南开戏剧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

时至今日,天津依然是一座为戏剧而生的城市。从老一辈艺术家的坚守,到青年学子的热爱,戏剧文化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天津众多高校的戏剧社团蓬勃发展,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原创作品。“张伯苓的戏剧教育理念与今天一脉相承——通过排演戏剧理解社会、激发思想。”郑淋强调,天津戏剧节等大型活动的举办并非突然兴起,而是天津传统戏剧文化血脉的延续。天津北方演艺集团等专业机构与学校的深度合作,更让天津的戏剧文化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刘佳表示:“天津是戏剧文化的热土,传统戏曲艺术在这里经过不断传承发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津派’风格;天津也是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策源地,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孕育了多种来自异域的戏剧样式。与戏剧相关的活动是天津人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天津城市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特色。当前,戏剧的教育功能、疗愈作用及其对于人格完善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而自2023年天津成功举办第一届大学生戏剧节以来,校园戏剧活动也开始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未来,无论是专业院团的进校园活动,还是校园自发的戏剧活动,都应该始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以高水平的艺术呈现鼓舞和引导当代青少年,助力天津城市文化品格的不断提升。”

今天,天津戏剧文化的传承是历史基因、教育实践、城市特质的三重奏。通过搭建平台、深化合作、激活基因,天津正将戏剧传统转化为“戏剧之城”的当代活力,让戏剧成为城市文化自信的鲜明注脚。“戏聚天津”作为城市文化品牌,在2025年天津戏剧节期间将正式提出,郑淋认为其本质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外化,从生活习惯到艺术表达,戏剧早已成为城市灵魂的一部分。

郑淋介绍,天津戏剧节期间,北方演艺集团通过“剧目展演+专业戏剧观摩+校园戏剧工作坊”模式,推动专业资源向校园倾斜。一方面,邀请大中小学生代表观摩重点剧目,提升审美素养;另一方面,组织戏剧专家进校指导社团活动,形成“展演—反馈—提升”的良性循环。展望未来,戏剧教育必将在天津戏剧文化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培养观众和艺术爱好者的重要力量。

舞台上,青春与经典交相辉映;校园里,传承与创新和谐共生。这场戏剧节,已然成为津门文化版图上的又一颗璀璨明珠,照亮了青年学子的戏剧之路,也为天津这座“戏剧之城”描摹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龄的人在这里与刺绣结缘,我们为每位来访者量身定制了不同的体验方式。

我们开发了不少接地气的文创产品,比如挂件、双面绣手帕、刺绣扇子、香包,还有以文化街、天津站等地标为题材的小挂件。这些伴手礼既精致,又承载着天津特色,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在博物馆里,外国游客则偏爱便于携带的装饰绣画。我们特意开发了软裱工艺,把绣画装裱成卷轴,方便游客携带。前年一对来自迪拜的夫妇,选中了一幅沙漠主题的绣品,他们对东方手工技艺的赞叹,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

记者:您对于联升斋的未来有什么规划?

吴庆英:去年我们接待了八千多位参观者,这个数字给了我们信心,也让我们看到了方向。下一步,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是真正走进年轻人的世界。现在的消费主力是敢于花钱的年轻人,我们不能总守着传统的牡丹山水。我们开发了“路路通”挂件、妈祖小绣件这些轻巧文创,就是发现年轻人反而喜欢这些有美好寓意又时尚的小物件。传统技艺需要用当代人看得懂的“语言”进行文化表达。第二是打造便于携带、有创意的旅游产品。不是所有游客都会买大型绣画,但一个精致的刺绣书签、一个融合地标元素的手机壳,可能正是他们想要的天津记忆。

不过在创新路上,我们确实面临着挑战。如何平衡技艺的严谨与市场的需求?我们尝试过和高校师生合作进行创作,但发现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有时很难用针线完美呈现。绣制一幅抽象画作品需要几个月,如果市场不认可,这个成本我们承担不起。我们也探索定制服务,比如人物肖像、宠物绣像,甚至按客人要求组合不同画作元素。这确实是条路子,但每件作品都是孤品,无法批量生产。

刺绣这门古老技艺,创新不等于颠覆。我们绣过仿油画效果的作品,很精美,但通过销售统计,我们发现客人还是偏好传统题材的作品。你很难想象把《清明上河图》绣成抽象风格会是什么样子,创新不能丢了魂。

但我始终相信传统刺绣的生命力。它就像一棵老树,根要扎得深,枝叶却要向着阳光生长。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就是让古老的针线说出当代的故事。也许下一个爆款,就是某个年轻人设计的动漫角色与传统针法的完美结合。

这条路不容易,但每当看到年轻人在我们博物馆里惊叹刺绣之美时,我就知道,所有的尝试都值得。毕竟,技艺要传承下去,光靠我们这代人还不够,必须让年轻人觉得:这门手艺,真酷!

### 非遗薪传

#### 要绣出中国文化的精气神

记者:当初联升斋如何转型为专营刺绣的?  
吴庆英:我们起初主营百货、婚庆饰品和装裱业务。我们老板眼光长远,他发现“联升斋”老字号里还藏着苏绣的根脉,于是决定要重新延伸刺绣这条脉络。说实话,刚起步时联升斋的刺绣业务规模很小,只有些盘金绣的“福”“寿”字和金龙图,产品品种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个小小的火种,点燃了我们后来的整个事业。让我们真正下定决心专攻刺绣的,是2002年的德国之行。我们去参加中德文化交流,当时绣品不多,紧急让绣娘赶制了一批小绣品带去。没想到,德国观众对中国传统刺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尊重,那一针一线的手工技艺让他们赞叹不已。从德国回来后,我们就下决心,要坚持走刺绣这条路。

当时正好赶上古文化街拆迁改造,我们临时搬到鼓楼。2004年古文化街重新开街时,我们作出了重大决定——专营刺绣。当时我也有过疑虑:一幅手工绣画要绣一两个月,价格不菲,能卖得动吗?但老板看得远:“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传统文化一定会复兴。”我们的绣娘在店里现场刺绣。人们亲眼看见一针一线的手工技艺让他们赞叹不已。从德国回来后,我们就下决心,要坚持走刺绣这条路。

记者:您在创作联升斋刺绣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事?

吴庆英:《天后圣迹图》是描绘妈祖生平的长卷刺绣。说实话,去过大后宫的人虽多,真正留意过两侧壁画的人却很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妈祖文化,我们和天后宫合作,决定把墙上的壁画“搬”到绣布上。

这一绣,就是整整四年。光前期的准备工作,拟稿、描图、配线,就用了一年多。十二位高级绣娘,每天八个小时,一针一线绣了三年。从2010年开始创作,到2014年6月联升斋博物馆开馆前,我们才终于完工。这幅作品长12米,高1米,分为上下两卷,妈祖的27个故事在丝线上活了起来。最难的是,上面绣了348个人物,每个人物的面部表情都不一样。绣人物比绣花鸟难多了,要把人物的神态、皮肤的纹理都绣出来,需要极精湛的技艺。专门绣人物的绣娘本来就少,而要绣出这样细微差别,更是难上加难。有时候绣娘为了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反复修改,常常废寝忘食。

除了《天后圣迹图》,我们还绣制了《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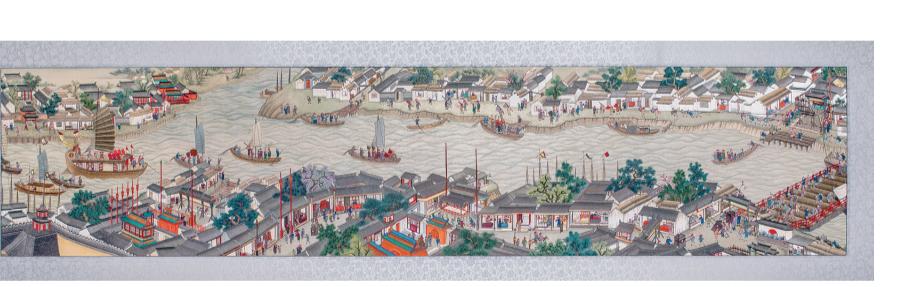
上河图》《潞河督运图》等经典作品。《清明上河图》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这幅传世名作上。很多人以为这幅画颜色单一,可真正下针才知道,光是虹桥这一段,就要用上几十种相近的色线层层渲染。每个人物的神态、每座建筑的结构,都要反复琢磨,一针都马虎不得。《潞河督运图》是描绘天津三岔河口漕运盛景的长卷,每次看到它,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舟楫击浪之声、船工吆喝声。我们要用丝线表现出这些生动的细节。当最后一针收针时,我仿佛看见清代运河的繁华就在眼前流动。

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联升斋刺绣的精神就在“平、光、齐、匀、和、顺、细、密”这八个字里。每一针都要平整光滑,每一线都要均匀顺滑,细密之处甚至要在方寸之间绣出三十二分之一的丝线。正是这样的功夫,让我们的绣品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能看到流光溢彩的变幻,比如猛虎的毛发根根分明,牡丹的花瓣薄如蝉翼,山水的远近层次分明。

### 要让年轻人觉得这门手艺真酷

记者:您认为传统手工刺绣的生命力是什么?

吴庆英:我们的绣娘大多来自苏州乡村。在那个就业选择有限的年代,女孩子三五岁就开始拿针线,上学回来还是绣花,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但奇妙的是,尽管如今选择多



了,很多绣娘到外面打工后,还是会回来。为什么?因为刺绣早已融进了她们的生命。

绣娘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颈椎腰椎都受不了。可哪个工作不辛苦呢?她们说,在工厂打工虽然轻松,但手里没有了丝线的温度,心里反而空落落的。现在我们的绣娘确实年龄偏大了,年轻人愿意学的少。机绣一天能出几百幅,手工绣可能一天只能完成一片花叶子。但机绣和手工绣完全是两回事。首先线就不同。我们用的是蚕丝线,是蚕宝宝吐出的最原始的丝。

一根丝线要手工劈成16丝,每丝再劈成32毛。光是劈丝这个过程,机器就替代不了。机绣用的大多是化纤线,少了蚕丝的灵气。绣制工艺两者也差别巨大,手工刺绣讲究渐变过渡,一个花瓣从深红到浅粉,需要绣娘用几十种色线刺绣。而机绣只有固定几种色号的线,深就是深,浅就是浅。你如果把两幅作品放在一起对比,一眼就能看出差别:手工绣品立体灵动,机绣作品平整呆板,缺少了那份神韵。

记者:您如何让年轻人爱上这门古老的手艺?

吴庆英:我们在传承上作了不少尝试,联升斋积极与高校合作,和天津工业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学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培训基地。我特别欣慰的是和中德应用技术学院的合作,他们把刺绣课列入了教学计划,学生们来我们这里学习可以得到学分。从最基础的针法开始,

我们的绣娘师傅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个学生都能完成一件自己的小作品。这些美术专业的孩子,很多是学服装设计的,他们眼光很准,早就看出传统刺绣在现代服装上的巨大潜力。有意思的是,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特意回来,利用暑假时间继续学习。他们说,在学校里学的设计理论,配上我们这里的手工技艺,才能创造出真正有灵魂的作品。

我们还去过天津工业大学讲课,在社区开设培训班。南开区妇联在我们这儿设立了再就业培训基地,既传承了技艺,又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不过说实话,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能坐得住,这也正常,毕竟刺绣需要极大的耐心。

但让我感动的是,那些选择美术专业的年轻人,骨子里大多有着对传统手艺的敬畏和热爱。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学得认真,还会主动思考如何让古老的刺绣在现代设计中焕发新生。

记得有个女孩跟我说:“老师,当我亲手把丝线劈成几乎看不见的细丝,再一针针刺绣时,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匠心’。”这句话让我有所触动,我觉得传承不只是教授技术,更是传递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记者:在您的实践中,是如何以非遗丰富旅游体验的?

吴庆英:2025年联升斋被纳入“古风京韵非遗之旅”主题